

# 卷二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  
 蓋此數  
 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爲今日西陵灰  
 佳人體似酥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怪教君骨髓枯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

這一日却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這等親過來和西門慶說說武大令自己死後...  
 後來編中國兒行算後西門慶這道無何須你費心...  
 西門慶道我這負了...  
 一件事...  
 三光...  
 萬事...  
 雲...  
 自...  
 王...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二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

懶畫眉

別後誰知珠分玉剖忘海誓山盟天共久偶戀着山鷄輒棄鸞儔  
 從此簫郎淚暗流過秦樓幾空回首縱新人勝舊也應須一別酒  
 淚登舟

洒

却說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拿銀子買了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  
 錢之類歸來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  
 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  
 害心疼不想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  
 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好只顧問



他眾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眾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去，請件作圍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已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盪酒必有蹊蹺。」兩個飲勾多。

時只見西門慶向袖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則箇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舖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洩。」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却是不須提起的了。」只道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個見証。一面



又付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攬纏且落得用了到其間再做理會優了於  
是一直到了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心裡  
火發何九一到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  
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  
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  
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髮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  
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  
疼病症幾箇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  
婆娘的模樣心裡暗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  
武大郎討得這箇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  
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定睛看時見武大

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  
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  
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脚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  
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拏出一串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就問幾  
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婦  
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  
扛擡棺材也有幾箇隣舍街坊弔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  
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  
時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裡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  
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  
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

連此都  
可不必



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房裡只是偷鷄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箇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厮竟從婦人家後門而入從此和婦人情沾意密常時三五夜不歸去把家中大小丟得七顛八倒都不歡喜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脩 只爲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瀾恨悠悠  
要將吳越寬讐解 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正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慢颯颯涼侵扇處處過

### 端陽家家共舉觴

却說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六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笑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箇進門盞兒到明日養箇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問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王婆道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

至婆奴  
君應建  
景情二  
派人

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起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  
 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筋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  
 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箇眼色與婦人告  
 辭歸家婦人知西門慶來了因一力攙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  
 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西門  
 慶從後門過來婦人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  
 後怎肯帶孝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着羹飯也不撇採每  
 日只是濃粧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  
 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把奴冷丟不來撇採  
 西門慶道這兩日有些事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  
 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厮玳安來禮包內取出一件件

帶孝不出真心  
 虛文原是可自

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  
 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  
 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  
 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  
 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  
 提着箇籃兒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  
 見紅日當天忽被黑雲遮掩俄而大雨傾盆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  
 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  
 啐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  
 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  
 洗炎驅暑潤澤田苗  
 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  
 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



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帕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兩脚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箇頗精婆子。道。也不是頗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盞熱酒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老身往厨下烘衣裳去也。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烘乾。那鷄鵝嘎飯。切割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以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友。彈箇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粗學。一兩句不十分好。你却休要笑。取西門慶面取。下琵琶來。搜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欸弄。

水弦慢慢彈着低聲唱道

只一詞  
便見金  
蓮自處  
百種嬌  
媚

冠兒不帶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没人脚處。一手搜過婦人粉頸。來就親了。箇嘴稱誇道。誰知姐姐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拘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箇帶雨。左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你休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老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

何福能消

坐地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  
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箇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

寂靜蘭房簟枕涼 佳人才子意何長 方纔枕上澆紅燭

忽又偷來火隔牆 粉蝶探香花剪顫 蜻蜓戲水往來狂

情濃樂極猶餘興 珍重檀郎莫背忘

那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  
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  
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纔散正是

倚門相送劉郎去

烟火挑花去路迷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自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箇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  
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厮玳安兒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  
俺爹在舖子裡和傅二叔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王管姓傅名銘  
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聽了一直走到舖子門首  
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王管算帳便點點頭兒喚他出來西門慶見是  
薛嫂兒連忙撇了王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  
話薛嫂道我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  
的三娘窩兒何如西門慶道你且說這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道這位娘  
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



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廂子金鑄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箇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採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心上就問薛嫂兒既是這等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我且何你老人家計議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桶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

大小一  
地名亦  
下得恰  
好

引入教  
却總動  
住細細  
商量

孫歪頭  
三字馬  
得現兒  
恰像真  
有其人

段子曰  
置禮物  
目上  
一担銀  
子曰許  
他幾兩  
只救虛  
字說得  
毫無不  
爭想見  
五言之  
城

任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姪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家裡有的是那置段子拏一段買上一担禮物明日親去見他再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王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邊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裝做一



盒担叫人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先入要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覲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近然後纔敢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傳神阿訝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丫鬟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攬撥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相見這西門慶頭戴纏絲大帽一撒鈎絲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箇大生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

先入念  
經做正  
題自然  
后說到  
自已說  
自已却  
提出張  
四一段  
說得有  
條有理  
有斤兩  
有拿手

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閉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開口不言謂之懦我侄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說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箇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箇硬張王娶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一箇棺材本就是十箇小人也來得起說着便叫小廝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



放在面前說道這箇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你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管上門行走這老處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小自古先斷後不亂薛嫂在旁插口說你老人家感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這大官人不是這等人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明日便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其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枉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

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有理麼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明日須早些往門外去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疋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却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裡面儀門照牆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好、映、帶、靛缸一溜打布橈兩條薛嫂推開朱紅福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



偏在爰  
羅處處  
羅

無意中  
點出春  
梅冷是  
妙甚

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得什麼。當初有過世的官人，在舖子裡，一日不筭銀子，銅錢也賣，兩大篋籬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箇丫頭，一個小廝，大丫頭十五歲，吊起頭去了。名喚蘭香，小丫頭名喚小鸞，纔十二歲。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與兩間房兒住哩。西門慶道：這不打緊。薛嫂道：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掙眼觀那婦人，但見：

月盡烟描粉粧玉琢，俊龐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細裙露一雙小腳。周正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

淹然百媚

西門慶一見，蒲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嫂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拿出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個萬福。薛嫂見婦人立起身，就趁空兒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正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枚尖尖，趨趨金蓮。

雖套語  
用在此  
處恰好

賣弄脚  
好處效  
在都



開口只  
出 惟三盡

脚來穿着雙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西門慶看了蒲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送過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椿事好不歡喜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

瀟肚皮  
要嫁尸  
三字盡  
出

無出中  
意

說得活

上落  
絕有  
意味却  
又效在  
新刻截  
鐵模寫  
處真匪  
夷所思

白魚死  
然

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婦人道但不知房裡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個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不知道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個小廝安童盒子裡盛着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十個艾窩窩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會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早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蒲蒲一盒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說到家多拜上奶奶



那家日子定在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箇艾窩窩，方纔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為繼室。若小可人家還要話說，不想聞得是西門慶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了。尋思千方百計，不如破為上計，即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舉人，的是他是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你過去做大，是做小，是况他房裡又有三四箇老婆，除沒上頭的丫頭，不算你到他家人多口多，還有的惹氣哩。婦人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便佯說道：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新娘子，我情

何句長  
言可惜  
為破親  
爾承

先被婦  
人看破  
後便語  
言無味

五

破語雖  
毒却嫌  
太直

此一破  
尤不動  
人

愿讓他做姐姐，雖然房裡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歡喜，多亦何妨。丈夫若不歡喜，便只奴一個，也難過日子。况且富貴人家，那家沒有四五个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熬妻，又管挑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張四道：不是我打聽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專一在外眠花臥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

護局中  
夾出喜  
愛真情  
妙甚



一清字  
傳念落  
之神令  
人絕倒

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况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張四見說不動婦人到吃他搶白了幾句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為証

張四無端散楚言

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慙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了禮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素僧念經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張四到婦人將起身頭一日請了幾位街坊眾隣來和婦人說話此時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粧箱籠被張四攔

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同了街坊隣舍進來見婦人坐下張四

先開言說列位高隣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

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空掙一場

錢有人主張着你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

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

着列位高隣在這裡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眾人看一看有東西沒東西

大家見個明白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眾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

不是反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

知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子我没帶去都留與小叔

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

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没銀兩也



先讓張四與婦人開一  
陣然後  
姑娘讓  
比走出  
來絕有  
情景

罷如今只對着眾位打開箱籠看一看。就有你還拏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在拐自後而出。眾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眾人坐下。姑娘開口道：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甚麼？眾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瞧了一眼，說道：你好公平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着婆子真病。登時怒

此處無銀

露得城  
絲後示  
至頭  
婆子

起紫漲了面皮，指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騰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怎一頭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你留他在屋裡，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過不得日子，不似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靴怪不得。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眾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



叔翁得  
妙若等  
講清白  
了再扛  
擡備宗  
矣

二人嚷做一團，領率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發來眾軍牢，趕人關裡。七手八腳，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扛的扛，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睜着，半晌說不出話來。眾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都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燈籠，他小叔楊宗保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絲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為證。

怎觀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紅曙卷窗紗，睡起半拖羅袂，何似等閑睡起，到日高還未。催花陣陣玉樓風，樓上人難睡，有了人兒一個在眼前，心裡

話說西門慶自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陳宅使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僱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門首小厮，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婦人盼的緊，見婆子回了，又叫小女兒街上去尋那小妮子，怎敢入他深宅大



院只在門首窺探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被婦人噉罵在臉上怪他  
沒用便要叫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此時正值三伏天道婦人  
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籠裏餛飩角兒等西門慶  
來吃身上只着薄紗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罵了幾句負  
心賊無情無緒用纖手向腳上脫下兩隻紅綉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  
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証

凌波羅韞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  
些兒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杖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門兒私下  
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  
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何曾辜負他

婦人打了一回思思卦不覺困倦就搵在床上也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

罵婦人  
之所必  
罵故效

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就問角兒蒸熱了  
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箇  
角兒翻來覆去只數得二十九個便問那一個往那裡去了迎兒道我並  
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  
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饒癆饒痞心裏要想這個  
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味搗不下飯去我做下孝順你來便不由分說把這

打罵迎  
兒已盡  
出一腔  
遷怒又  
爽七夾  
八纏到  
武大身  
上受想  
惱怒一  
時俱見

小妮子跪剥去身上衣服拏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猪也似  
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你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  
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眼看着就是個牢頭  
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  
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他起



歇一响  
又重搯  
兩下作  
餘怒何  
等播弄  
何意想  
頭

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搯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搯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婦人叫住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些浸潤以此熟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道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念了緊問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

問答語  
點綴笑  
字字俱  
從人情

像細圖  
漆處這  
出故活  
聚如生

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決不對他說玳安就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得珠淚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對你說婦人倚定門兒長嘆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痛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他生旨待來也



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消去與俺爹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說畢令迎兒把桌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收了道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來走走奴這裡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

語刺

混語似  
可辨不

可辨不  
來却妙

自供出  
牽頭妙

兒蠻子吐冤屈麻飯脫胆的帳說畢騎馬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得杳無音信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只得又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扳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肯悞了勾當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且說婦人在房中香薰薰被欸剔銀燈睡不着短歎長吁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箇綿搭絮

誰想你有衰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倚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為仇天降災



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就使迎兒過牆。瞧玉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晨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探問。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脚下等勾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舖子。婆子走向前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早是問着我第二個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壽誕在家請客。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子裡去。了一夜。通沒回家。你往那裡去尋他。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柵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此時宿酒未醒。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想是六姐尋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

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恭喜。還虧老身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將來了。婦人聽見他來。就像天上吊下來的一般。連忙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搔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弄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裡想起奴家來。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什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叮口袋。婦人道。負心的賊。匾担大蛆叮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替他放在桌



沒要沒  
紫雲來  
偷像

事在  
科打  
慶討

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婦人又向他頭  
上拔下一根簪兒拿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鉸着兩溜字  
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  
個唱的送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  
裡去了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  
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將手向西門慶臉邊彈個響榧子道哥哥兒你  
醉的眼恁花了哄三歲孩兒也不信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休怪大官  
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掬屎出門交獼猴絆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  
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紅骨  
細洒金金釘鉸川扇兒取過來迎曉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  
事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的不由分說兩把

寫喜看  
態此時  
若說多  
謝你并  
語便淡  
而無味

拆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  
我的。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纔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俛落了他  
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便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  
日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老身厨下收拾去也。婦人一  
面分付迎兒。將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整理停當。拏到房中。  
擺在桌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用盤盛着。擺在面前。  
與西門慶觀看。却是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  
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絨綠潞紬。水光綃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  
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金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鉸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  
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鬢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蒲心歡  
喜。把婦人一手樓過。親了個嘴。說道。怎知你有如此聰慧。婦人教迎兒執



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颺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  
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同碧  
僧投古寺深林中  
嘍嘍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  
汪汪犬吠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担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行住坐臥只

寫相開  
慮慘  
瘦人心

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免先差了一個土兵預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抓尋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這王婆擎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土兵寄書來與他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須要早作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門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



來慌忙與婦人都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下，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厮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幼嫁由親，後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武大已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個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厮回來，我自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百日，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牽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

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响靈杵，打動鼓鈸，諷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王指香，僉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迷了佛性，禪心闕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誤拿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閣黎武大郎，幾念出武大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蕩罄搥敲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燒夫靈  
可教語  
而了却  
播出一  
眼有聲  
有色情  
境可見  
筆墨乏  
妙無窮  
但患人  
思路有  
耳

婦人在佛前燒了香，念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西門慶擺上酒席。董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两口兒只管受用，由着老娘和那秃厮纏，且說衆和尚見了武大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與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裡洗手，忽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吟，吟吟唧唧，恰似有人交姤一般。遂推洗手立住脚聽，只聽得婦人口裡喘聲呼叫，達達你只顧擗，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往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秃厮聽了，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婦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

又燒案  
三筆

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一身艷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爲漿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秃冷眼瞧見簾子裡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着，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顧亂打鼓擗，敲不住，被風把長老僧伽帽刮在地下，露出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擗，敲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已燒過了，還只顧擗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澆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乾娘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有詩爲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聞黎竊壁聽淫聲，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聞之亦慘魂。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皂隸

感郎舵風愛 着意守香奩 歲月多忘遠 情綜恁久淹

於飛期燕燕 比翼誓鸚鵡 細數從前意 時時屈指尖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到次日又安排一席酒，請王婆作辭，就將這兒交付與王婆看養，因商量道：「武二回來，却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纔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厮，怎地堯達，我自有的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將了三兩銀子謝他。當晚就將婦人箱籠都打發了家去，剩下些破桌壞凳舊衣裳，都與了王婆。到次月初八，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婦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都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不敢來多管，只編了四句口號說得好：

十三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角門兒，進去院內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卧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棟妝，棹椅錦枕，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竈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嫁的各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髮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



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粉穿一套艷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通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三諷於金蓮性情得其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嫵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此一想若修若妬不獨高台心裏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厮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遮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

意化作有意且包盡從前之過

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敘了姊妹之禮立在邊傍月娘叫丫頭拏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眾人偷看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生的面娘銀盆眼如杏子

有心人作用非新媳婦三日勤

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與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

試看金蓮入門

抹兒都看心裏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拏強拏不動強動指着丫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見貼戀幾次把月娘歡喜得没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



典月娘  
先親而  
後親而  
兒入門  
與月娘  
先作而  
後合即  
此可見  
君子小  
人交道  
不可不  
慎

首飾棟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因此李嬌兒眾人見月娘錯敬他都氣不忿背後常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姐好沒分曉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且按下不題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先去縣裡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不必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了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眾鄰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了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過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小女迎兒在樓穿廊下攆線叫聲哥哥也不應叫聲嫂嫂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哥哥嫂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

馬迎兒  
賜壽  
直不奈  
武大親  
生

情語  
情語  
情語  
情語  
情語  
情語  
情語  
情語  
情語  
情語

那迎兒見他叔叔來嚇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里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慌忙走過來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喏問道我哥哥往那里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

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的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不吃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晚脫了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里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里去尋墳地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



又埋怨  
兩句甚

只到地  
時方大  
哭罵

家僕  
惡草  
惟與  
兒女子  
不同

是不怕  
却又  
魂光  
景通

何放了。三日擡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嫂嫂往那里去了？婆子道：他少  
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贖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  
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  
也了我一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  
處，開了門進房裡，換了一身素衣，便教士兵街上打了一條藤絲，買了一  
雙綿襪，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果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  
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二郎靈位，安排羹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  
經旛，紙繒，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首身，便拜道：哥哥陰  
魂不遠，你在世時為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含冤，被人害  
了，把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  
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邊隣舍，無不恓惶。武二哭罷，將這

羹酒飯餚，和士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士兵房外傍邊睡。迎兒房中  
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奮來，覆  
去那里睡得着，口裡只是長吁氣。那士兵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挺在那  
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  
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  
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風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暗。  
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  
紛飄逐影魂旛。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趙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  
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



身處  
極處  
諸語俱  
合挑撥  
意都哥  
自賊

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似夢非  
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他這一死必  
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  
樂只等天明却再理會看看五更鷄叫東方漸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  
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哥怎  
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  
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  
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作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  
去尋鄆哥只見那小猴子手裡擎着個柳籠波羅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  
叫鄆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厮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  
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

是小所  
家激切  
沒忌避  
口角

官司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貨賣這兩分  
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到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甚麼向身  
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  
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  
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  
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  
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却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  
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進去又怎地幫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  
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聽了  
便道你這話却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了鄆哥道你嫂  
子吃西門慶擡到家待擡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



補得乾  
爭

說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作証又問何九在那里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何九他三日前聽見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第二日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也在那裡伺候一直奔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霸佔娘子在家為妾見有這個小厮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則箇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二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

縣縣丞王簿典史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隨出來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姦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姦你今只憑這小厮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武二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審其冤自見若有虛誣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屋裡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西門慶聽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帶着銀兩連夜將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指望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受了賄賂早發下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

不知與  
誰計較  
或曰家  
兄



分明受  
賄却說  
出一團  
道理斷  
獄之不  
可論理  
也如此

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傍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疑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若恁的說時小人哥哥的冤仇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遂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武松是何等漢了怎消洋得這口惡氣一直走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厮打正見他開舖子的傅夥計在櫃身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問道你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武二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

這惡甚  
且出其  
為人

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厮如今在那里我的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胆的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僱着小人只開舖子並不知他們開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杖步飛奔到獅子街來諛的傅夥計半日移腳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來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換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



位中不  
看

討得這個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兇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不覺心驚欲待走了却又下樓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後樓躲避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擦步擦衣飛搶上樓去早不見了西門慶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是他來報信不覺怒從心起便走近前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廝把西門慶藏在那裡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武二先嚇呆了又見他惡狠狠逼緊來問那裏還說得出話來武二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脚把桌子踢倒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兩個粉頭嚇得魂都沒了李外傳見勢頭不好強掙起身

來就要往樓下跑武二一把扯回來道你這廝問着不說待要往那里去且吃我一拳看你說也不說早颺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阿呀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纔往後樓更衣去了不干我事饒我去罷武二聽了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隔着樓窗兒往外只一拋說道你既要去就饒你去罷撲通一聲倒撞落在當街心裡武二隨即趕到後樓來尋西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武松在前樓行兇嚇的心膽都碎便不顧性命從後樓窗一跳順着房簷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只道是李外傳說謊急轉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還把眼動氣不過兜襠又是兩腳早已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二道我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廝悔氣却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裏那地方保甲見人死



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上來，收籠他。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  
 鷺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開  
 了清河縣街上議論的人，不計其數，却不知道西門慶不該死，倒都說是  
 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正是

李公吃了張公釀，鄭六生兒鄭九常，世間幾許不平事。

都付時人話短長。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翫賞芙蓉亭

踏莎行

八月中秋涼，颼微逗芙蓉。却是花時候，誰家姊妹鬪新粧。園林散  
 步頻攜手，折得花枝寶甌隨。後歸來翫賞全憑酒，三盃酩酊破  
 愁城。醒時愁緒應還又。

勞空點  
 綴令人  
 絕倒

世事在  
 往如此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不題。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扒  
 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  
 丫頭走來，毛廝裏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一箇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  
 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得是西門慶，便道：大  
 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這一  
 去，定是死罪。大官人歸家去料無事矣。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來家。  
 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為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  
 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羞心腹家人來  
 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  
 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賄賂，到次日陞廳地方，押着武松并酒保  
 唱的一班人當廳跪下。縣主審了臉，便叫武松：你這廝昨日誣告平人，我



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人。武松道：小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厮打，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怒起，悞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冤仇。小人情願償此人悞傷之罪。知縣道：這厮胡說，你豈不認得他是縣中皂隸？今打殺他，定別有緣故。爲何又纏到面門？慶身上不打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加刑，兩邊閃三四個皂隸，把武松拖翻，雨點般打了二十打。得武二口口聲聲道：小人也有與相公效勞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道：你這厮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抵賴。那個喝令好生與我撻起來。當下又撻了武松一撻，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裏，內中縣丞佐二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都受了西門

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張。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忤作里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這東平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但見他

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盞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戶口登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頌滅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正是名標書史，播千年聲振黃堂。傳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



這府尹陳文昭陞了廳便教押過這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為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叅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不守孝蒲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口緝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唱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忤作里甲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箇解繳前來覆審無異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王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荷祿典史夏恭

想卷之  
不得情  
定案  
如此

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遂將西門慶奸娶潘氏并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告狀不准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為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廝打不料誤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為兄報仇打死這李外傳也是箇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





加了下在牢裡一千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  
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厮鄆哥件件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  
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  
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  
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箇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  
家陳宅心腹并使人來旺伏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  
好箇愛賢相蔡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賚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  
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  
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  
面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箇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况武大已死屍  
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

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  
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鉄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  
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箇防送公人領了  
武松解送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箇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  
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箇公人路上盤費央托左隣姚二郎看管迎  
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  
武二是箇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  
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  
大道而行有詩爲証

府尹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

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掛起錦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蒲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臍。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蒲座。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化簇錦橙。飲酒

固

間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箇小廝一箇小女兒。纔頭髮齊。眉生得垂。覺擎着兩箇盒兒說道。隔壁花家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眾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盒兒看。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餡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箇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小廝便是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花家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們。我並不會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箇性兒。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箇好丫頭。月娘道。前者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

似為李  
瓶兒出  
筍却又  
暗伏收



春梅机  
綠線索  
之妙令  
人不測

會他一面生得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是白淨好箇温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兒來、咱休差了禮教、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為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妬、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伏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為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

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裡、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前日結拜的弟兄、終日與應伯爵、謝希大、一班十數個、每月會在一處、叫些唱的花攢錦簇、頑耍眾人、又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裡使錢撒漫、哄着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五夜不歸、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子、是坐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釧、捧定那話、往口裡吞放、西門慶垂首、說其出入之妙、嗚咽良久、淫情倍增、因呼春梅進



義在 兼語也 語意何 物文人 莫當至 此 金蓮亦 有心拾 春梅 故一說 便青

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裡到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用過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却是生得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聽了。聽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你。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指山說磨。拏人家來比奴奴。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回。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西門慶聽了歡喜道：我的兒。你會這般解趣。怎教我不愛你。二人說得情投意洽。更覺美愛無加。謾謾的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慙慙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為証。  
紗帳香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瑩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碎。玉

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癡。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磨一會。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收用了這妮子。正是

春點杏桃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潘金蓮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得兩隻脚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諛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為人濁蠢。不諳事體。婦人常常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誼 蜂柔蝶嫩總堪憐 雖然異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